

当代欧美畅销儿童小说

Das Museum der gestohlenen Erinnerungen

被偷去记忆的博物馆

[德] 拉尔夫·伊绍 / 著 王泰智 沈惠珠 / 译



◎人民文学出版社◎

欧美畅销儿童小说

被偷去记忆的博物馆

[德] 拉尔夫·伊绍 / 著 王泰智 沈惠珠 / 译

著作权合同登记号:图字 01 - 2006 - 5855

RALF ISAU

DAS MUSEUM DER GESTOHLLENEN ERINNERUNGEN

© 1997 by Thienemann Verlag(Thienemann Verlag GmbH), Stuttgart/Wien

该书德语版权由北京华德星际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代理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被偷去记忆的博物馆/(德)伊绍 著;王泰智,沈惠珠 译.
-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7
(当代欧美畅销儿童小说)
ISBN 978 - 7 - 02 - 005962 - 1

I. 被… II. ①伊…②王…③沈… III. 儿童文学 -
长篇小说 - 德国 - 现代 IV. I516.8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6)第 158836 号

责任编辑:王瑞琴 装帧设计:刘 静
责任校对:王鸿宝 责任印制:李 博

被偷去记忆的博物馆

Bei Tou Qu Ji Yi De Bo Wu Guan

[德]拉尔夫·伊绍 著

王泰智 沈惠珠 译

人 民 文 学 出 版 社 出 版

<http://www.rw-cn.com>

北京市朝内大街 166 号 邮编:100705

北京四季青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字数 476 千字 开本 710 × 1000 毫米 1/16 印张 23.75 插页 2

2007 年 1 月北京第 1 版

2007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 - 10000

ISBN 978 - 7 - 02 - 005962 - 1

定价 32.00 元

作家简介

拉尔夫·伊绍，1956年生于柏林。他除了写作，还是一个电脑专家，目前全家生活在德国南部城市斯图佳特。由于整日与没有生命的电脑打交道，伊绍感到头脑里失去了色彩，于是开始在幻想文学中寻找自己的思维空间。开始时他只是跟随其他作家进入他们所创造的陌生世界，1988年开始自己创作，先后出版了《内山三部曲》（《尤纳坦之梦》《第七个法官的秘密》《解放内山之歌》），征服了一大批读者，一举成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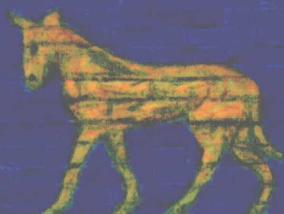
《被偷去记忆的博物馆》出版于1997年，是作家最喜欢的一部作品。作家在本书后记中写道：《被偷去记忆的博物馆》就是他自身的一部分……它不仅是一部情节紧张的小说，而且有更多的内涵……作家还说，如果将他的每一部作品比喻成一个孩子，那么，《被偷去记忆的博物馆》是他最为宠爱的孩子。



内容简介

突然复活了的石雕穿行在黑暗的博物馆展厅中；记忆突然从人的头脑里消失得无影无踪；各种怪事在柏林层出不穷。双胞胎姐弟叶茜卡和奥利弗从假期回家，却不记得了自己的父亲，脑子里只留下了一片空虚，而父亲也真的不见了踪影。在阁楼上，姐弟俩在一只箱子里找到了父亲的日记。他们吃惊地发现，当巡夜员的父亲，原来曾是著名考古学家并担任过近东博物馆的馆长。他们从父亲的笔记中还知道了一个失落的记忆之国——卡西尼亚，以及这个神秘世界的古巴比伦神——谢哈诺。为了找回父亲，他们制定了一个大胆的计划。但他们很快就意识到，他们正在跟踪一个危及人类所有记忆的阴谋轨迹……

《被偷去记忆的博物馆》情节扑朔迷离，一个悬念接着一个悬念。书中还涉及了大量的世界古迹、东西方文化。在读者满足了充满刺激的故事的同时，还可了解到丰富的历史知识和不朽的人类文明。据欧洲评论界认为，本书具有《达·芬奇密码》一样的吸引力。



一部悬疑小说，
主题是反抗遗忘，
情节紧张，
胜过一部惊悚片！



本书情节虽属虚构,但与活着的人或死去的人可能有雷同,那不一定就是巧合。

——作者

主要人物表

地球上的人物：

奥利弗·波洛克(昵称奥利)，本书主人公，13岁男孩，艺术天才

叶茜卡·波洛克(昵称叶茜)，本书主人公，奥利弗的双胞胎姐姐，13岁，科学天才和电脑迷

托马斯·波洛克，双胞胎的父亲，考古学家，柏林近东博物馆前馆长

米丽娅·麦卡林，叶茜卡的好朋友，近东博物馆的女考古学家

雅诺什·海杜克，阴谋家，柏林近东博物馆馆长，外号双面人

西蒙·伊斯罗尔，柏林犹太教会堂的拉比

加卢斯，调查博物馆盗窃案的刑警探长

失落的记忆之国——卡西尼亚的人物

奥利弗在卡西尼亚的盟友：

妮碧，一只玻璃小蜂鸟，曾是《一千零一夜》中山鲁佐德公主的玩具

戈菲，一件破军大衣，曾是拿破仑一世的作战军衣

埃留基德，一个希腊哲人，曾是大哲学家亚里士多德的学生

珀伽索斯，希腊神话中生有双翼的神马

一抹朝霞，被奥利弗遗弃的一支画笔

列文·尼雅卡，安纳格火山的智者，亚历山大图书馆馆长，曾是古巴比伦王宁录的大祭司

亨里克，亨里克豪斯号的船长，传说中的“漂泊的荷兰人”

奥利弗在卡西尼亚的敌人：

谢哈诺，一座远古时代的金身雕像，复活后成了卡西尼亚的暴君，企图盗窃地球上的所有记忆，最终统治两个世界。

赫尔曼·范·达伦，纳尔贡城的总督，谢哈诺的帮凶，一个被遗忘了的老纳粹

塞拉密斯，谢哈诺的母亲，噩梦王国——摩孤沼泽的女王

帕祖祖，又称猎捕手，谢哈诺的第一仆人，一个善于变化的风暴恶魔



目

次

第 1 章	被忘记了的父亲	1
第 2 章	卡西尼亚	36
第 3 章	太多的问题	42
第 4 章	记忆还活着的地方	70
第 5 章	无形的窃贼	93
第 6 章	噩梦女王的秘密	112
第 7 章	谁是双面人?	171
第 8 章	诡异的旅程	199
第 9 章	撒下因特网	241
第 10 章	智者列文的计划	260
第 11 章	虚拟的答案	296
第 12 章	永恒黑夜的囚徒	320
第 13 章	被偷走的博物馆	332
第 14 章	变幻之夜	352
尾声		367
作者后记		371

第1章

被忘记了的父亲



我们最宝贵的财富，往往是在它丢失时才会发觉。

——匿名人

不速之客

“开门！我们是警察！我们知道你们在里面。马上把门打开！”

奥利弗和叶茜卡胆怯地相互看着。假装家里没有人，看来是没有用了。现在，外面已经开始第三次敲门，在楼道里使劲敲他们家门的人，似乎逐渐失去了耐心。外面，雨点敲打着窗子。这是此刻波洛克家里惟一的响声。

“我们该开门吗？”奥利弗尽量放低声音问。

“我们可能没有其他选择。”叶茜卡回答。

她做了两次深呼吸，试图把恐惧甩掉。她毕竟要比弟弟大一些——准确地说，是大四分钟五十一秒。所以她必须做个表率。

她真想知道，警察为什么来到她家门口！她再次把最近几天的经历在脑海里过了一遍，没有什么事情会让这些执法者感兴趣啊……

能够做什么坏事的，就只有奥利弗了。

把奥利弗从棘手的处境中解救出来，这已经不是第一次了。弟弟是个梦想家——他更喜欢自称是“艺术家”。他喜欢否认现实，所以常常陷入令人发指的境地。奥利弗是个典型的不知疲倦的梦游者。

但至今她还没有需要把他从监狱里救出来的经历。



“你又干了什么坏事？”她厉声问弟弟。

弟弟拉长了脸，耸耸肩膀说：“当然什么都没干。”

“或许这个‘什么都没干’又和上次在商店里一样吧，这你知道，是不是？你把一支画笔放进了裤兜，到收银台付款时，售货员又把它给掏了出来。我一想到这件事，就觉得真恶心！你说正好有什么东西触发了你作画的灵感，是不是？什么灵感？我记得，你是说那些掉在地上的几个猴皮筋的造型。你道歉说这是‘注意力转移症’，可售货员却不相信。我说破了嘴皮，才没让他把你当成小偷告到警察局。现在你快坦白，到底又干了什么，奥利？一个律师必须知道他委托人的情况，否则他无法把你保出来。”

外面又开始使劲敲门了。双胞胎缩在了一起。

“这是最后一次警告，”一个男人的声音轰鸣着透过门的木板。“如果你们不马上把门打开，我们就要破门了。”

“好吧，好吧，”叶茜卡喊道，同时向弟弟递过去一个警告的目光。

奥利弗屈服了。他了解他的姐姐。可能这样最好。而且他也不知道，在这种疯狂的时刻应该说些什么。他睁大了眼睛盯住叶茜卡的每一个动作。

她三步并成两步来到了门厅走廊。从门上的探视孔看了一眼，显然打消了一些担心，她麻利地打开了房门。在不太高的门框里，站着一个穿着精湿雨衣的男子。他个子很高，不得不把头低下，才能够看到房子里面的情况。在他的阴影下还有一个身材中等穿着制服的警察，手里提着一把斧头，脸上的表情，就好像叶茜卡发现了他正在干什么坏事。

“你就是叶茜卡·波洛克吗？”大个子直截了当地问。他尽量做出威严的样子来。

“请先告诉我，您是谁？”叶茜卡仰着头问道。

面对这么执拗的女孩，那个身上滴水的男人似乎没有想到，竟然一时愣住了说不出话来，盯着这个红褐色头发的小姑娘和身后冒出来的那个稍胖一些同样是红褐色头发的小男孩。停顿了片刻，他才恢复了镇定。

“你们知道得很清楚，我们是警察。我已经说了好多遍了。”

叶茜卡仍然保持执拗。“你有警察证件吗？”

“我当然有。”

“那为什么不拿出来给我看？”

“够了，你说得够多了……”

“没有证件，我就什么都不说了。”叶茜卡把胳膊抱在胸前，怒目注视着那位刑警。

他好像用了一段时间在思考，这个执拗的女孩还会给他制造什么样的困难。他的目光转向手提斧头的同事。但那个警察似乎也没有什么办法，只是无助地耸了耸肩膀。刑警嘟囔了一句什么，把手伸进了口袋，拿出来一块青铜色椭圆形金属牌，尽量把警牌和腰带间的锁链拉长，伸到了叶茜卡的鼻子底下。



叶茜卡显然对铜牌上的标志感到满意，她点了点头，退后一步说：“请进吧，先生们。”

大个子警官一踏进门厅，立即开始巡视周围的情况。穿制服的警察提着斧头站到了门口，似乎要表明，谁也别想从他身边溜出去。

“我们有搜查令，”刑警自我介绍是盗窃调查室的探长加卢斯之后说。他从上衣口袋里抽出一份表格，在叶茜卡的眼前一闪，时间很短，叶茜卡只能看到上面的标题。然后他说：“这涉及到托马斯·波洛克。我们从昨天上午起就监视这座住宅，所以不相信他会藏在里面。但为了保险起见，我们还是要到处看看。我想，你们不会反对吧……”

“我们当然反对。”叶茜卡立即针锋相对地说。

警官不解地皱起了眉头。

叶茜卡感到有些茫然，但尽量不被察觉。探长加卢斯为什么要寻找这个托马斯·波洛克呢？难道是奥利弗又变得如此糊涂，连自己的名字都忘记了吗？但这也可能是一个巧合的误会，很快就会搞清楚。是的，这可能是最合理的解释。

她感到一阵轻松，补充一句说：“这里没有什么托马斯·波洛克，而且我们也不认识这样一个人。我很遗憾，加卢斯探长。”

奥利弗可以看到，那位刑警身上发生了令人不安的变化：他的手握成了拳头，把那份搜查令捏了起来，面孔憋得发紫，牙齿咬得发响。奥利弗担心，这位探长先生会随时爆炸或者他脚下已经集成的水洼马上沸腾。但所有这些都未发生。探长立即吼了起来：“这么厚颜无耻的回答，这么愚蠢的谎言，在我二十三年的警务工作期间还从来没有发生过！难道真的要让我相信吗？你们真的以为，我们这些警察都是些弱智吗？”

叶茜卡勉强装出来的镇静，像纸牌搭成的房子一样，一下子就坍塌了。奥利弗看来也至少像她一样感到困惑，但他那典型的令人捉摸不定的性格，却恰好在这个时候使他打破了沉默。

“我们真的不知道托马斯·波洛克是谁，探长先生。”然后他又放低了声音说，“或许是我们忘记了。您能不能帮帮我们？”

“孩子们！”加卢斯探长气呼呼地喊道，“你们老想让人像对成年人那样对待你们，可你们的行为却还像摇篮里的婴儿。那好，我们就把这个游戏玩到底——但要按照我的规则：托马斯·波洛克——那个你们据说记不起来的人——就是你们的爸爸！”

二楼的瓦茨拉维克夫人精心地照料着奥利弗和叶茜卡。她烧了薄荷茶，立刻把一壶滚烫的饮料给这两个小患者送去。只见房子里面一片狼藉。六个警察搜查了波洛克家的住宅，就像是蚂蚁在寻找食物。其中的几个还一边搜查一边嚼着瓦茨拉维克夫人为他们抹制的猪油三明治，尽管看起来他们并不很饿。

这些勤奋的警察所关心的，是要把双胞胎姐弟的房间翻个底朝天才好。搜



查过程中,他们有时还把一些东西或文件包装起来——他们说这是“临时查封”。

奥利弗和叶茜卡对这些没有记住多少。他们一直还茫然不知所以。加卢斯探长的声音就像是透过厚厚的枕头进入到他们的意识当中。他们从探长那里听到的,实在太过于离奇,使他们无法就这么简单地接受。尽管有些问题得到了解释。这也是一些他们多日来一直思考的问题,但却不知道,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

直到一个小时之前,他们还无法真正描绘他们到底缺少了什么。那是一种令人不安的空虚,后来他们才发现,正是在那一刻,他们两人同时感到了这种空虚。同时发生一件事情,这其实也不值得惊奇——这对双胞胎姐弟常常有被一条无形的纽带拴在一起的感觉,有时甚至会想到和感觉到同一件事情,尽管他们在空间上距离很远。就像最近几天那样。

两个人在秋假期间都去参加了业余培训班。但并不是我们想象的那种同样的活动。奥利弗和叶茜卡,除了头发颜色之外,是一对很不相同的双胞胎。首先就是他们的身体结构。奥利弗比姐姐小半头,但这种“落后局面”却可以用腰部的脂肪轻松地加以平衡。同样在兴趣上两人也各走各的路。奥利弗的情趣在于艺术,而叶茜卡则钟爱数学和自然科学,特别是电脑。只要一台PC的键盘出现在她身旁,她就会在一瞬间把这部机器的各种性能研究透彻。因此,奥利弗参加了一个绘画艺术高级班,而叶茜卡则满足于研讨信息技术。

双胞胎姐弟的天资早在几年前就已经引人注目,首先是学校的老师,然后由他们推荐给那些致力于促进小天才的人们。这当然不会没有后果。他们曾得到过参加假期训练班的资助,然后又获得了用公共促进资金向他们提供的各种相关的用品,如画笔、颜料、电脑硬盘。这样,奥利弗和叶茜卡也就有可能享受某些只靠家庭收入难以得到的便利。例如他们刚刚参加过的培训班,就是由柏林州提供的资助。

其实,每个人都具备某些特殊的天赋:有些十岁的孩子可以熟练地说出所有恐龙的名称,另外一些少年熟知他们喜欢的体育团队近三十年来的所有比赛结果,还有的人从睡梦中醒来就可以不假思索地随口说出他们偶像的生平,甚至包括全部儿时的疾病、考试分数和各种过敏反应。有些人却从来不知道,或者很晚才知道,他们具有这样的特性。而奥利弗和叶茜卡却相反,他们很幸运,很早就知道他们所做的都是很特别的事情。

尽管如此,他们仍然是两个普通的十四岁孩子,就和成千上万的十四岁孩子一样。在这一刻,他们甚至觉得自己是一切生物中最值得同情的一对。瓦茨拉维克夫人的热茶燃烧着他们的肠胃,加卢斯探长的问话燃烧着他们的大脑。这个大个子警察给他们讲的故事,真是难以置信!

加卢斯探长一直顽固地断言,托马斯·波洛克是奥利弗和叶茜卡的父亲,据



说他曾是柏林帕加马^①博物馆的巡夜员,至少到昨天夜里还是。昨天早上,托马斯·波洛克换班时不见了踪影。与他同时不见的还有博物馆的一件珍贵展品。那是一座雕像,谁也不知道它到底有几千年的历史了。它被人从博物馆中偷走了。对加卢斯探长来说,这个案子很清楚:托马斯·波洛克不久前已被解雇(新的电子监视系统使得过多巡视人员成为多余),于是他就进行了报复:偷走了那座神像,自己也随之逃逸。“奇怪的是,”探长继续说,“你们的父亲连谢哈诺神像站在上面的那个沉重的底座也一起搬走了。”

“谢哈诺?”奥利弗像在梦中一样重复着。

加卢斯探长点了点头。“好像是希腊或者巴比伦一个什么神灵。我不太懂得这些,但帕加马博物馆一个馆长——他主管博物馆的近东部分——曾尝试给我解释。那座雕像放置在古巴比伦展厅,就在伊西塔城门^②前面。据说,亚历山大大帝把巴比伦定为新首都时,让人把这尊神像立在那里。估计是他想为自己树碑立传,以纪念他的丰功伟绩。或许他也希望古老的巴比伦神灵和希腊的新神能为他的事业赐福。是啊,反正他的宏伟计划遭到了彻底的失败——亚历山大的愿望变成了诅咒,他还在巴比伦时就离开了人世。”

“看来,这个谢哈诺不是一个福神。”奥利弗嘟囔着说,但心里想的却是他和叶茜卡的尴尬处境。

“肯定不是。”加卢斯探长说,“博物馆馆长海杜克教授告诉我,那个谢哈诺在考古学界还是一个谜。长时间以来大家只是猜测,应该有一座雕像站在伊西塔城门前——隐藏在一块泥砖背面的文字,似乎有这层意思。但对谢哈诺却没有任何其他证物,所以人们长期以来认为这个理论过于空洞,不值得继续研究下去。所以几周前在巴比伦废墟附近找到这座神像时,当然就引发了巨大的震动。”

“可是,从哪儿知道,找到的这座神像就是谢哈诺呢?”

“根据人们对谢哈诺了解的很少的材料看,据说他有两副面孔——一副朝前,一副朝后。希腊人认为他是记忆王国的统治者,所以才有那副朝后的面孔。又因为人们只能记住现在和当前出现在眼前的事情,所以他的另一副面孔是朝前的。”

“我还从来没有听说过谢哈诺这个名称,”瓦茨拉维克夫人插嘴说,“谁还想要一块猪油三明治?”她一边问,一边把一壶新烧的薄荷茶放到桌子上。

探长从盘子里拿起倒数第二块三明治,然后回答说:“就像我刚才说的那样,只有很少的人认识这个神灵。馆长说,谢哈诺周围是一片神秘的面纱。根据传说,当时有一个牧羊人成了大祭司,然后就突然停止了对谢哈诺的供奉,但却也

① 帕加马,古希腊著名城市,1878年由柏林博物馆主持发掘,部分艺术珍品被运往柏林,并因此建立了帕加马博物馆。

② 伊西塔城门,巴比伦的象征。本书封面便是立于柏林帕加马博物馆的伊西塔城门。



找不到任何可信的根据……”

一个穿制服的警察走了进来，向探长耳语了些什么，大个子探长立即从沙发上跳了起来。

他向奥利弗、叶茜卡和瓦茨拉维克夫人宣布，搜查已经结束。瓦茨拉维克夫人建议由她先照顾这一对双胞胎姐弟，直到有他们的亲人出现。加卢斯探长没有兴趣和这个做事果断的寡妇争论什么——或许也因为他还记得叶茜卡刚才所表现出来的执拗——所以当然很愿意接受这个建议。但他并没有忘记强调一句：对两个孩子的问讯并没有结束，只是照顾到两姐弟目前的不稳定情绪，才把问讯推到今天以后进行，两个孩子必须随时听候警方的召唤。

奥利弗和叶茜卡很高兴，房子里终于又恢复了平静。只有十一月的雨滴还敲打着窗户上的玻璃。外面早已经朦胧。瓦茨拉维克夫人再次训导他们应该做什么和绝对不应该做什么，然后又给孩子们抹了几块猪油三明治，就回到二楼去了。

“你是怎么想的？”奥利弗问，房间出现了宁静以后，心中的空虚感又回来了。

“关于加卢斯探长？”

“特别是他说的那些事——关于我们的爸爸。”

“你真的不记得他了吗？”

奥利弗摇了摇头。他的表情有些阴郁。

“我也是。尽管……这是不可能的！我们的妈妈已经死了，我们还能记得她。”叶茜卡跳了起来，开始在各个房间里来回跑动。她的声音很激动。“各个房间你都看过了吗，奥利？我指的是照片。”

奥利弗点头。他知道叶茜卡在说什么。她是一个狂热的摄影爱好者，房子里到处都挂着她的摄影作品。很多照片上都有他们姐弟。还有一个男人！一个约四十多岁的金发男人，一副窄窄的略带忧伤的面孔。奥利弗跟着姐姐穿行各个房间。就像在参观博物馆，观察着一幅幅照片，时间越长，他们就越是感觉到心中的空虚应该被悬挂在墙壁上的那个眼神忧伤的男子所充实。

他们怎么能够再否认这个事实呢？他们当然不是单独住在这套住宅里。毫无疑问，他们脸上狭窄的鼻子和酒窝与那个陌生的男人很是相像。这只能是他们的爸爸。但这是记忆中的一个阴影——通过观察这些照片而出现的阴影——它在告诉他们事实的真相。但这个阴影还很微弱，认识的感觉还不稳定，就好像在观察一个每天都在超市里看见的收款员的照片，但却十分不熟悉。

观看照片的行动最后在奥利弗的房间结束。

“我怕，奥利。”

“什么意思？”奥利弗很清楚姐姐的意思，他自己也已经感觉到了。

“这里发生了什么可怕的事情。”

“我们就这样把爸爸给忘记了，这可能吗？”



“所有的孩子都有妈妈和爸爸。我认为,我们不会是例外。”

“我现在不想听笑话,叶茜。”

“我也不想。只不过……这你知道。”

奥利弗点头。他知道得很清楚,姐姐在想什么。那句笑话只是为了排解心中的恐惧。叶茜卡最近几天肯定有过和他同样的经历。全心投入到他们所喜爱的事情中去,占据了他们的全部时间。他狂热地热爱绘画。他的目光移到了墙壁上的海报。他最喜欢的作品是那幅《风之竖琴》。一组参差不齐的树木,反映到湖水当中,出现了类似竖琴的倒影。因为他也很喜欢音乐——他会弹吉他、钢琴和吹笛子,也很喜欢画中与风鸣琴的比喻,这是一种充满神奇的乐器。只有风,而不是人才能够正确地弹奏它。霍默·道奇·马丁的风景画中的艺术化了的竖琴琴弦,已经成了奥利弗的“品牌”,他笔下的任何画面上都会留下这样的标记。

叶茜卡一声干咳,把奥利弗又唤回到现实世界,他突然问道:“是不是我们过于投入到爱好之中,结果把我们的爸爸给忘记了?”

叶茜卡没有立即回答,而是用空荡的眼睛望着前方。“我曾听说过,忘记一个人时,首先是忘记他的脸。”

“可我们忘记的不仅是他的脸,叶茜!”

“也可能是从脸开始的呢?”

“我不明白你的意思。”

“我也无法说清楚。这只是一种感觉。同样我也感到,爸爸不可能是偷走谢哈诺雕像的贼。”

“这些你都能感觉到吗?”奥利弗怀疑地问。

“我是一个女人,奥利。”

“而我一直以为,你只是一个女科学家。”

记录另一个世界的日记

对父亲房间的搜查,也没有什么新的结果。警察把他个人的文件都已经拿走,包括信件以及他的大部分衣服。在寻找窃贼托马斯·波洛克的过程中,他们把托马斯·波洛克的一切人迹已经彻底毁掉了。

奥利弗和叶茜卡现在要找的,主要不是父亲存在的新证明——因为这已经无法置疑。他们更为感兴趣的是,他怎么会在他们的记忆中消失得如此彻底。他们在警察认为无价值而丢下的物件中再次寻找了一遍——仍然没有值得一提的结果。于是,他们又开始设想各种疯狂的理论,但同样又很快把它们逐个排除。

例如,叶茜卡的设想是:他们可能感染了一种病毒,所有的记忆都已经销毁。电脑感染病毒时,硬盘上的数据被破坏乃至删除,是很正常的事情。奥利弗则提



醒,瓦茨拉维克夫人显然也不记得他们的父亲了,尽管她不愿意公开承认,但她回避探长的提问,就已经足以说明问题了。或许整栋房子都受到了病毒的感染,也可能是整条贝格大街或者整个柏林,叶茜卡说。但奥利弗却指出,人并不是电脑,而且正常人身上也没有硬盘。叶茜卡不得不承认,弟弟的反驳不那么容易推翻。

接着,奥利弗又有了机会发展自己的理论:或许他们两人都患了一种顽固的创意性注意力转移症,就像他把放到裤兜里的画笔忘记了一样。他们确认,在假期培训班中注意力相当集中,几乎忘记了一切其他事情。叶茜卡把他的这种听起来似乎有道理的设想立即给予枪决,指出,如果真的发生了所谓的创意性注意力转移,那么最迟在加卢斯探长拿出无可反驳的材料之后,记忆就会恢复——就像售货员在商店里把奥利弗拉回到现实中那么快。可是,这种恢复并没有发生。他们虽然必须承认,他们有一个父亲,但对他的记忆却仍然没有,就好像有人把他秘密偷走了。

或许,他和姐姐通过同时的遗忘,创造了一个新的现实,奥利弗嘟囔着说;这是对他的理论的一个无力的辩解,他说,因为实在想不起更好的主意来了,但叶茜卡却提出了另外一种推测,使气氛又活跃了起来。她提出了奥利弗一点都不懂的量子力学的理论。

“量子跳跃时,无人可以事先预料粒子运动的方向——向左还是向右。有些科学家甚至说,它将分裂向两个方向运动。整个宇宙也就跟着它走。这样一来,就出现了两个一样的宇宙。下一次跳跃时,又产生两个……”

“那就是说,我们世界以外还有很多其他的世界了。”奥利弗说。

“就是这样,”叶茜卡回答,然后突然陷入了神秘的耳语中,“如果我们的爸爸不知出于什么原因跑到了另一个平行的宇宙,该怎么办?”

“你是说,他没有和那些滑稽的量子一样被分裂,现在消失在另外一个世界了?”

叶茜卡激动得眼睛冒出火光。她的回答只是一连串的点头。

奥利弗盯住姐姐好半天。从他的圆脸上看不出他在想什么,然后,他说:“叶茜,我觉得,你是在胡思乱想。”

叶茜卡发烧的眼睛缓和了,她突然哭了起来。

“你以为我不知道吗?我只是……只是心里乱得很。我觉得,我说这些,是因为我害怕继续思考下去,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一个父亲怎么能够就这样连同皮肤和毛发从他孩子的记忆中消失呢?这是不可能的!人们真的可以这样想,他是消失到另外一个世界中去了。”

她从裤兜里掏出一张发皱的纸巾,擦了擦鼻子。镇静一会儿,她又补充说:“那当然是胡说八道……”

“箱子!”奥利弗突然插嘴说,不,他是在喊,喘着粗气,就像是刚刚跑完二十米似的,张大了眼睛望着他的姐姐。